

“房地产风云录”之

THE
SUN
BLINDING

太阳大厦

王力达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新書”系列第118種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100026
電話：(010) 64009300
http://www.cass.cn

太陽大廈

王人盛 著

ISBN 7-300-08000-0

定價：25.00元

ISBN 7-300-08000-0

ISBN 7-300-08000-0

ISBN 7-300-08000-0

ISBN 7-300-08000-0

ISBN 7-300-08000-0

ISBN 7-300-08000-0

ISBN 7-300-08000-0

ISBN 7-300-08000-0

ISBN 7-300-08000-0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北京 100026
電話：(010) 64009300
http://www.cass.cn

“房地产风云录”之

THE
SUN
BUILDING



大厦

王力达 著

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大厦/王力达著 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ISBN 978-7-02-008477-7

I. ①太…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3141 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责任印制 李 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00 千字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375 插页 2

版 次 2011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477-7

定 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拆厂啦！拆厂啦！”	1
第二章	准备建楼的一小部分钱	34
第三章	彭大成被公安带走了	68
第四章	苏宏生新派来的总经理	102
第五章	今年的春天特别寒冷	143
第六章	为了保卫自己的大楼	176
第七章	事情并不如林生所想	208
尾 声	又一年飞快地过去了	229

第 一 章

“拆厂啦！拆厂啦！”

—

“拆厂啦！拆厂啦！”

“他们要拆厂啦！”

“厂子一拆，他们好过，我们完啦！”

盛夏，大暑日。明晃晃的太阳刚爬上梧山，梧城纺织厂低矮简陋的宿舍里，就传出了一阵令人心悸的呼喊。人们如梦初醒，纷纷跨出房门，涌向了新修成的太阳大道。

很快，一幢临马路四层楼的厂房前，聚集了好几千名职工和家属。而且人越围越多，一条弯弯的月亮岛路，围了个水泄不通。路边高大的苦楝树上，都爬满了看热闹的人。

“同志们，炸厂了！我们梧纺工人几十年的心血，从此白费了！这个厂，我们从一九五二年凑钱做起，已经整整四十年了！”

“是啊！四十年了！”

纺纱车间的退休老工人喻婆婆，听人这么一说，摇摇晃晃差

点摔倒。人们都红着眼睛望着她。一个叫小四皮的年轻人，冲动地从人群中跑了出来，口里喊着什么，试图冲过前面用绳索做成的警戒线。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工见了，马上用手拦着他：

“小四皮，干什么？拆掉这个工厂，盖太阳大厦做房地产不好？”

“张科长，好？好什么？他们放着一个好端端的企业不搞，今天非要把它炸掉！再说，楼盖好了，也没有我们工人的份！”说话的是维修车间的李大个。他忿忿不平的原因很简单，他一家三代六口人，现在还住在厂后面不到三十个平方的黑屋子里。

“李大个，林厂长不是讲盖宾馆？”织布车间的谢妹子说。她胸脯隆着，身子苗条得像根柳枝。

“谢妹子，你做梦！盖什么宾馆？商住楼哩！”

“什么叫商住楼？”

小四皮说：“什么叫商住楼？这还不清楚！我师傅黄牛皮讲，商住楼，是专盖给那些有钱的商人住的。”

“是吗！他妈的，这个世道真的变了。”李大个满是络腮胡子的脸都气红了。

瘦高，像根竹竿样的黄牛皮，此刻正高昂着头，伸着长长的手臂，在人群中维持着秩序：

“他妈的！我讲了什么？我只担心这栋楼，三十多层高，一百多米，不晓得它哪年哪月才盖得成。”

“林厂长不是讲三年？”谢妹子忙说。

“三年？鬼才晓得几年？市中心的中天大厦搞了三四年，现在还摊在那里，它背后还是中国银行的大老板。”

“黄牛皮，什么中国银行的大老板！中央下令银行不准盖楼堂馆所，我们这里是中外合资，中天大厦投资的是香港大老

板。再讲，你们年轻，有福享在后头。”

正当大家争论不休，突然“轰隆”一声巨响，脚底下一阵颤抖，太阳中路西厢的一栋四层楼的主厂房，便在尘土灰雾中，化成了一堆瓦砾。被太阳烤热了的空气中，顿时弥漫着呛人的泥土气味。

人们懵了，好一阵子没反应。他们都傻呆呆地望着前面变得空旷了的天地。不知过了多久，才有人发出“厂子炸掉啦！”的惊呼声。于是，围在爆破现场的群众，“哗”地像潮水朝前面涌去。有的老工人哭着喊着，扑倒在滚烫烫的马路上，有的伤心地抱成一团。人群中，哭得最伤心的，要数梧纺生产科的科长张秀娥了。她十六岁进厂，现在五十出头。刚才她在安慰别人，现在，却用拳头揩着眼泪。周围一群细伢妹子，没好气地说：

“张科长！哭什么？又没炸死你爹娘。”

年轻人嘴里这么说，眼里也含着泪花，今天炸掉的毕竟是他们曾辛勤劳作过的工厂。好在厂领导曾经多次说过，三年后，这里将矗立起一栋摩天大厦。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将回到这栋大楼里上班。今后，他们将彻底告别纺织，再也用不着不分白天黑夜，在震耳欲聋的机器声中翻三班了。不过，厂子炸掉了，以后每天得跑二十里路，去新兼并的梧川印染厂上班。其中一部分人，还只能每月拿一两百元生活费待在家里。但不管怎样，工人们想到厂领导的承诺，心里对未来还是充满了希望。

可喻婆婆这类老工人就不这么想，他们一家两代人都在这个工厂，你炸掉了梧纺，等于炸掉了她们的家。她们心里舍不得，再说，今后，大家都挤到新兼并的梧川印染厂那边去上班，将来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这栋太阳大厦，三年多建不建得起？建起来后又怎么办？她们心里没有底。爆破引起的灰尘早

已散尽，她们还泪汪汪地望着前面那堆瓦砾。织布车间的谢妹子，忙好心上上去安慰喻婆婆：

“啊呀！喻婆婆你还哭！林厂长讲了，三年后这栋太阳大厦建成了，还怕你两个儿子和媳妇没工作？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呀，看，胡厂长来了！刘副厂长也在后面，哎，林副厂长呢？”

“是啊！林生今天怎么没来？”喻婆婆擦着眼泪问。

这时，月亮岛马路的东边，威风凛凛地走过来五六个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年约四十、皮肤白净的胡娟厂长。她中等个，大步流星的态度里，露着一股男人般的刚气。紧跟在她身后，是一脸络腮胡的副厂长刘铁奎。大热天，穿着件黑皮夹克，一副肩膀不停地摇晃。看得出，他们的心情都很激动。

一个五官端正长相斯文一身灰尘的年轻人，此时不知从哪个地方冒了出来，他是梧城纺织厂的副厂长林生。一瞬间，工人们马上把目光都投向了。他。

其实，今天天没亮，他就一个人来到了这里，围着这个厂子转了几圈。然后，又依依不舍地在厂门口站了好久。空旷的太阳大道上，现在还看不到行驶的车辆。刚修好的马路两旁，到处是拆迁后的残墙断壁。远处，一大片用木板和土砖建造的低矮房屋，还默默无言地沉睡在那里。一些戴着草帽的民工，趁着太阳没出来，一早就扛着锄头，在马路两边栽种着不知从哪里运来的被割掉了树冠的粗大的樟树……

这时，胡娟厂长远远地看到了林生：

“林生，没想到吧！我们梧纺几千平方米的厂房，今天一声喊就被炸掉了。看得出，你也舍不得。”女厂长的声音豪爽，却也掩盖不了她内心的惋惜。

林生回答：“是啊！胡厂长，我心里也很舍不得！”说着，他又回过头去，望了望已经变成了一堆废墟的工厂。

站在胡娟身旁的刘铁奎，马上凑上来说：

“胡总，我就舍得！因为炸掉了这堆旧厂房，像你胡总讲的那样，我们就由过去的贫下中农变成了今天的地主富农了。”刘铁奎这么一说，旁边的一些人都笑了。

林生那张轮廓分明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什么笑容。他知道，对工人而言，炸厂如炸家。再说，这栋号称本市第一高楼的太阳大厦，真能像外商讲的那样，在三年时间里建成吗？

二

梧城纺织厂，位于梧城市中心北面月亮岛路的中心位置上。它西靠梧江，东邻京广铁路。现在拆掉了这条铁路，梧城纺织厂离刚新修建的太阳大道，就只隔了月亮岛这条旧马路了。

其实，新建的太阳大道，是在横穿梧城市区的铁路的基础上改建而成。这条铁路建于一九五六年，从一排排低矮拥挤的民房中穿过。现在太阳大道修好了，梧纺前面那个整天弥漫着黑色灰尘的露天煤场，也被撤掉了。梧纺厂的白布，到今天才算能漂白了，月亮岛一带的天空，也清澈了许多。

老人都知道，梧纺这个地方，一九四九年以前是梧城北面的城门口。再早，这里有条护城河，当时环绕的城垣“从南到北，不过六里容三分”。现在，除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梧川粮油大厦和几栋零星的厂房外，这里仍是一大片矮塌塌的破旧民宅，再往东看，便是一块块荒芜的菜地。

改革开放后，政府把穿过城市的铁路向城外迁移，在铁路的

基础上，拉通了一条几十里长的南北大道。拆除了这条铁路，搬走了北煤站，月亮岛，才真正变成了月亮和太阳普照的地方。

由梧纺和外商合资准备建造的太阳大厦，立项于一九九二年。

一天，林生应约和朋友刘伟明在天鹅宾馆喝茶谈天。谈兴正浓时，门外，进来了一个大肚子的中年汉子，刘伟明起身向林生介绍：

“林总，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深圳盛利投资公司的大老板彭大成，人称彭大哥。两年前，他从省外贸辞职下海闯海南，花了十几万人民币，买了一张土地合同，几经转手，他就净赚了几千万人民币。”

彭大成坐定，迫不及待地对林生说：

“林厂长，你的大名，我早听伟明说过。两年前，伟明从《梧川日报》辞职下海，我就和他到过你们企业，你们企业在太阳大道上的那块地，风水不错。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打算和你们厂一道开发一个房地产项目，你们出地，我们出钱。而且，我们这次不搞就不搞，一搞就要把它搞大，要在新建的太阳大道上，搞出一座梧城目前最高的建筑。这栋大楼，我把它的名字都想好了，叫太阳大厦！怎么样？月亮岛上的太阳！”

林生没想到这家伙张口就说房地产，名字他都想好了，月亮岛上的太阳，好呀！

刘伟明连声附和彭大成，说这个名字取得不错。又说：

“不过，彭总，我们和林生之间的合作，八字还没有一撇。”

彭大成说：“伟明，八字没有一撇怕什么？要紧的是，林厂长他们得赶快把厂房前面的那块月亮岛路赶快买下。这条旧马

路,是他们厂通往太阳大道的通道。梧江纺织厂这块地方,是将来梧城的市中心。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把这个项目拿下。拿下了这个项目,大家发点财,你林总变个百万富翁,根本不在话下。”彭大成边说,边挪动着塞在软包大沙发里的笨重身躯。

林生没有马上回答彭大成的话。彭大成讲得眉飞色舞的时候,他也一直正襟危坐。对方的糖衣炮弹打来,他也好像无动于中。可当他听到彭大成说要做个大房地产项目,心里就不由兴奋起来。其实,自太阳大道修到了厂门口,梧纺几个主要领导,就产生了拆厂做房地产的想法。刚才彭大成的一番话,使林生不得不认真地打量眼前这个亿万富翁。

彭大成方头大耳,一脸福相。虽年过四十,眼镜后边的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粗犷英武的鼻梁下,两片嘴唇又长得十分秀巧。仔细观察他,会觉这个人身上,多多少少带有几分女人味。

“林生,伟明说你很有才干,如今改革开放了,你还待在一个纺纱织布的企业里干什么?”看林生不吭声,彭大成又假装不经意地问。

林生仍旧没有吭声,坐在一旁的刘伟明替他回答:

“彭大哥,你不知道,林总是个才子,会写文章又会做企业, he 现在是恒达纺织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这个公司的前身就是梧城纺织厂。”刘伟明说完,把一根长长的“云斯顿”含在嘴里。

林生听着,仍没吭声,他知道眼前这两个人夸奖他的目的。这时,刘伟明身旁一位气质优雅的年轻女人,吸引了他的注意。她是刘伟明的未婚妻,《梧州日报》的记者方群。男人们谈话的时候,她一直娴静地坐在那里。她瞅着林生,似乎很喜欢林生这种男人。说实话,林生儒雅诚恳又略显高深的气质,一直受到一些女人的关注。今天,方群一直在暗中注视着他,林生早已感觉

到了这种目光，但他避免和这位漂亮女士对视。

“方老师，一言不发？”彭大成这时突然调转头，和方群搭讪。

方群笑了笑，林生这才望了望她。不知为什么，他与对方的眼睛接触的一刹那，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林生一岁丧父，十五岁又失去母亲。父亲曾在梧川大学读书，解放前从事过地下学生运动，解放后当了大学教师。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时不甘受辱跳楼自杀。母亲在一所中学教音乐，一九六六年，红卫兵以反革命家属的罪名给她剃阴阳头，她手执剪刀誓死自卫。一年后母亲病故。林生至今记得母亲的端庄美丽，和她身上那种健康好闻的气息。

“好！林生，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意见，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彭总刚才讲了，这件事搞成了，我们大家都能发财。至于合作的双方怎么分配，我看，就按目前深圳那边做高层房地产的行情，二八分成。出地的为二，出钱投资的占八。但不管今后怎么搞，我们都不会亏待你林生。”皮肤白皙的刘伟明，望了望自己的未婚妻，又显得很亲近地拉了拉林生的手。

林生这时有点茫然。彭大成说：

“林总，伟明没讲错，项目谈成了，谁也亏不了。不过，你下次一定把你们厂的红线图一并带来。下个月，我有几个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会来梧城，我带着他们一块去你们单位看看。他们看上了，我彭大成弄个外商进来和你们合作没一点问题。再说，就靠我和伟明这两年在海南炒地皮发的财，也足够把你们这栋大楼建起，只是我告诉你，你们厂前面那块月亮岛路，副省长马鹏的儿子马若奇的飞天房地产公司，已经在打它的主意了。”

林生笑了笑。他笑彭大成吹了半天，自己还并没有实力建

好这栋大楼。但听到马若奇的飞天公司要来买他们厂前面那块空地,心里便有点急了。

回厂后,林生在厂务会上谈到了这件事,厂长胡娟便霍地从会议桌边站起:

“林生,这件事情我们不再议了。上个月,我从深圳回来就想,今年我们恒达集团的发展一定要创新,要搞点新项目新名堂。现在太阳大道修到了我们门口,我们还待在这里纺纱织布?要做房地产!要把厂房前面那块地赶快拿下,这块咽喉要地,不能落到别人手上。钱不够,先跌价倒掉几百万库存布再说。”

说着,这位心性很高的厂长,情绪冲动地甩开大步,走到窗边,眺望着远处的粮油大厦:

“林生,我们要做就做大,至少要把斜对面这栋十五层的省粮油大厦比下去,这栋楼是目前梧城城北最高的建筑。我们做大了,就有副好样子了,月亮岛这边有大楼宾馆,梧川印染厂那边有纺纱织布,主业副业,同时并进。林生,这个礼拜,我就带你去见见胡超凡副省长。我们兼并梧川印染厂的时候,他答应过我,我们有什么困难,都可以直接去省里找他。这次我们要请他给我们介绍一家有实力的房地产商。”

林生连忙点头表示同意,副总经理刘铁奎拍双手赞成。林生提醒,是不是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一下。胡娟说:

“啊呀!还开什么职工代表大会?工人做好工就不错了,你和他们讲多了有什么用!厂门前的铁路都拆掉了,煤场搬了,我们这个污染环境的企业,还呆在这里干什么?搞!搞房地产,我们梧纺这个土地,只有搞房地产才能荷金拉银。”

这样,一件关系到梧城纺织厂前途命运的大事,就由他们三

个人三下五除二地决定了。

三

近来，林生配合着厂长胡娟，做着搬厂拆厂的各种准备，接待了一些主动找上门来的房地产开发商。

这天一早，林生就和胡娟一道去省政府找胡副省长。路上，林生还不断地接到一些房地产开发商的电话。其中就有深圳盛利投资有限公司的彭大成和飞天房地产公司的马若奇。胡娟见林生不断地在接电话，有点不耐烦了：

“啊呀！林生，你还接这些公司的电话？胡省长昨天在电话里都答应给我们介绍外商了。我们这次能引进外资，退二进三做房地产，这在我们梧城工业企业里，可是头一家。而且我们还可以吃到政府的好多优惠政策。”胡娟说着，高兴得掰着自己的一个大拇指。

林生当然晓得，这次能引进外资做房地产，这对政府和企业来说，都是件很实惠和荣耀的事。不过，他不知道今天胡副省长会给他们介绍一个怎样的外商。

小车驶进省政府大院。一下车，胡娟和林生便直奔那幢红砖绿瓦的大楼。走进大楼，从几间虚掩的房门朝里望去，林生发现每间办公室的茶几上，都垫着白色钩花桌巾，摆着兰草。

上了二楼，在最右侧的一间办公室门前，胡娟转过头来细声地对林生说：

“林生，这里就是胡省长的办公室。他的秘书姓柳，我们打过几次交道。”

说着，胡娟理理头发。林生这时才发觉，胡娟今天显得特别

漂亮；剪裁合身的水红色小方领衬衫，恰到好处地绷在她丰满的身上。两道细巧的眉毛下，一双眼睛充满神采。从侧面看，她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沉思的时候，鼻翼旁两道长长的脸纹，显露出她的内心世界很不一般。

门开了，是位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

“柳秘书你好，我是胡娟，恒达纺织集团的胡娟。今天我是应约来见胡省长。”

“好啊！先在客厅里坐坐，胡省长正在接待客人，待会儿他会出来见你们。来！我先给你们倒茶。”

胡娟一脸笑容，林生有些拘谨，他打量着这间宽大的会客厅，想象着见胡副省长的情景。

大约等了半个小时，胡副省长从里面走了出来，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说话的声音特别亮。他两手张开，林生感觉这个胡副省长，比那些身高一米八几的领导还有气势。跟着他出来的是个中等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穿件咖啡色的西装，面容和善稳重，看上去不过三十来岁。

“哦！胡总来啦！来！我介绍一下。”说着，胡副省长把跟在他身后的年轻人推到前面，指着胡娟说：“黎野，这是我刚才向你所说的恒达纺织集团的胡总，梧城鼎鼎大名的女企业家。胡总，这是省华侨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黎总，他年纪虽轻，但可是我们省政府系统有名的房地产专家。听说你们要做房地产，今天我特意把他找来。”

胡副省长边说和胡娟和林生握了握手。林生觉得这位副省长的手劲特别大。

“坐吧，我们坐下来谈。”胡副省长说。

林生忙退到一边，让胡娟紧挨着胡副省长坐下。那位黎野

坐在胡省长左边，林生打量了他一眼，在副省长对面的沙发上坐下。胡娟的脸上堆满了笑：

“胡省长，您好吧！您去年三月没有出席我们恒达纺织集团公司的成立仪式，去北京开会了？”

“是的！我不是叫秘书给你打了电话吗？胡娟，这两年，你们恒达纺织集团干得不错。”

“胡省长，我干得不错，还不是贯彻了您的指示，把企业做强做大。”胡娟一脸喜气。

黎野寡言少语地坐在那里，他认真地听着胡娟和胡省长的对话，找了个机会插话说：

“胡总，胡省长刚才介绍了我，我再向你自我介绍一下。我姓黎，叫黎野。黎明的黎，跟犁田的犁谐音，野是田野的野。我原来是个乡里伢子，祖祖辈辈在田里扶犁使牛下力。”未等胡娟搭话，他又说：“胡总，你是梧城大名鼎鼎的企业家，我仰慕已久。”

胡娟说：“哪里哪里！”

胡副省长说：“黎野，你没说错，胡娟可是我们省工业界有名的女强人。我刚才告诉你，他们打算涉足房地产。今天我把你叫来，就是要你为他们牵线搭桥。他们在太阳大道上有块好地，你给他的介绍个有实力的外商，她们出地外商出钱。”

“这个我一定做到！愿效犬马之劳。”

胡娟连忙表示感谢，说黎野这样谦恭，她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互利互惠赚钱就行。胡总，华侨房地产开发公司，是我省第一家涉外房地产开发公司，黎野经常和外商打交道，认识的外商老板多，他们自己的实力也不错。你们